

字词天地



字词中有广阔天地
天地间多绝妙字词

语义零拾

吕叔

说“风马牛”

吴小

语带双关 别具情趣

倪其

略论中国文学的变迁与
语言艺术的关系

金启

字词教学的我见

洪镇

用词必须讲究

刘叶

1

ZI CI TIAN DI

本刊顾问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于省吾	马茂元	吕叔湘	孙德宣	启 功	吴晓铃
周祖谟	范 宁	胡厚宣	姜亮夫	赵景深	侯宝林
唐圭璋	徐 复	傅懋勳			

封面题字：

启 功

封面和栏目刊头设计

李 泽 霖

1983.1

字 词 天 地

(总第1期)

语义零拾

吕叔湘 3

文史

说“风马牛”

吴小如 7

释“重器”

谭家健 12

字词

刘知几“省字”说补

范能船 14

——《项羽本纪》中炼字举例

妙用

量词的妙用

李庚钧 17

诗

语带双关 别具情趣

倪其心 20

——说常建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

字

“星桥”三释

曹道衡 24

词

字字珠玑 因词见意

曹 旭 26

曲赏

——读皇甫松《采莲子》

析

两“典”小辨

叶晨晖 29

——谈周邦彦词中的“秋娘”“周郎”

小说

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

江蓝生 30

戏剧

红注献疑

傅憎亭 35

字词

千锤百炼 一字不易

刘兴策 39

新探

——学习鲁迅《孔乙己》的用词

• 方言群议 • 漫谈汉语方言

詹伯慧 41

• 修辞说微 • 词语活用的方式

王广荪 47

字

从“非此之间”谈起

尹贞莱 51

词

伐木工人之家

李祚唐 55

——“所”字琐谈

辨

释“定杀”

张雪明 57

难

古代汉语“是”可作程度状语

敖镜浩 59

语 词 顾 问	“敦煌文学”概说	张锡厚	60
	——琳琅满目 绚丽多采		
	“科举”述略	曾宪根	63
字 词 理 论 研 究	略论中国文学的变迁与语言艺术的关系	金启华	69
	穷其变化 观其会通	晏炎吾	73
	——联绵字研究方法初探		
	从“肥”“胖”的异同说起	郑远汉	81
	——浅谈义素分析		

• 字词教学 • 词语教学的我见	洪镇涛	84
• 古籍新注 • 中学古文注释质疑	何金松	88
• 专著解题 • 《相声史杂谈》序	赵景深	93
• 字词书话 • 谈清代两部《小尔雅义证》	虞万里	95
• 字词诊所 • 用词必须讲究	刘叶秋	99
——语文琐谈之一		
• 成语漫谈 • “画龙点睛”解	李汉超	103
• 联语趣话 • 无独有偶	江 潮	106
——谈江心寺与孟姜女庙的对联		
• 语词故事 • 词义、语法与文字狱	祝注先	109

• 出版消息 •

《楚辞研究集成》陆续发排(68页) 两本外语辞书出版(80页) 《典论》编写规划(92页) 《汉语大字典》初编任务基本完成(105页)

• 小资料 •

汉字的数量(112)

1983.1

字 词 天 地

(总第1期)

语义零拾

吕叔湘 3

文史

说“风马牛”

吴小如 7

释“重器”

谭家健 12

字词

刘知几“省字”说补

范能船 14

——《项羽本纪》中炼字举例

妙用

量词的妙用

李庚钧 17

诗

语带双关 别具情趣

倪其心 20

——说常建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

字

“星桥”三释

曹道衡 24

词

字字珠玑 因词见意

曹 旭 26

曲赏

——读皇甫松《采莲子》

析

两“典”小辨

叶晨晖 29

——谈周邦彦词中的“秋娘”“周郎”

小说

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

江蓝生 30

戏剧

红注献疑

傅憎亭 35

字词

千锤百炼 一字不易

刘兴策 39

新探

——学习鲁迅《孔乙己》的用词

· 方言群议 · 漫谈汉语方言

詹伯慧 41

· 修辞说微 · 词语活用的方式

王广荪 47

字

从“非此之间”谈起

尹贞莱 51

词

伐木工人之家

李祚唐 55

——“所”字琐谈

辨

释“定杀”

张雪明 57

难

古代汉语“是”可作程度状语

敖镜浩 59

语 词 顾 问	“敦煌文学”概说	张锡厚	60
	——琳琅满目 绚丽多采		
	“科举”述略	曾宪根	63
字 词 理 论 研 究	略论中国文学的变迁与语言艺术的关系	金启华	69
	穷其变化 观其会通	晏炎吾	73
	——联绵字研究方法初探		
	从“肥”“胖”的异同说起	郑远汉	81
	——浅谈义素分析		
· 字词教学 · 词语教学的我见		洪镇涛	84
· 古籍新注 · 中学古文注释质疑		何金松	88
· 专著解题 · 《相声史杂谈》序		赵景深	93
· 字词书话 · 谈清代两部《小尔雅义证》		虞万里	95
· 字词诊所 · 用词必须讲究		刘叶秋	99
——语文琐谈之一			
· 成语漫谈 · “画龙点睛”解		李汉超	103
· 联语趣话 · 无独有偶		江 潮	106
——谈江心寺与孟姜女庙的对联			
· 语词故事 · 词义、语法与文字狱		祝注先	109
· 出版消息 ·			
《楚辞研究集成》陆续发排(68页) 两本外语辞书出版(80页) 《典论》编写规划(92页) 《汉语大字典》初编任务基本完成(105页)			
· 小资料 ·			
汉字的数量(112)			

语 义 零 拾

吕叔湘

好

“这两本书哪本好？”——“这本好。”

“车上看看哪本好？”——“这本好。”

两问两答的“好”的意思不一样。第一个问答的“好”是写得最好或最值得看的意思，第二个问答的“好”是最合适的意思。车上看看最合适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看的，但也不排除是最值得看的。

离开球队以后，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：“球队好也好，坏也好，那都是别人的事情了。”（人民文学1979年10月号90页）

“好也好，坏也好”等于“好也罢，坏也罢”。

“病好了”是全好了。“病好多了”是还没全好。有一个“多”字反而不如没有一个“多”字的程度高。

看

可以说“明年看今年”，也可以说“今年看明年”，两句的意思差不多，可是两个“看”字的意思不一样。第一句的“看”含有“视……为转移”的意思，第二句的“看”含有“可预见”的意思。

人

“咱们中国的事情都教怕得罪人的人给搞坏了。”（刘宾雁：人

妖之间)

两个“人”不是一个意思。第一个“人”是与“我”相对的“人”，即别人，也就是“人云亦云”、“人弃我取”里边的“人”。第二个“人”是一般意义的“人”。

他爹，他儿子

“他爹受了一辈子的苦，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把他儿子送进学堂去念书。”

两个“他”指两个人。“他爹”里边的“他”是“他儿子”里边的“儿子”，“他儿子”里边的“他”是“他爹”里边的“爹”。这一句要是翻成英语或类似英语的语言，决不能两处都用“他”。

二十年前，二十年后

“二十年前他还是个给地主放羊的苦孩子，二十年后他已经是个群众拥戴的生产队长。”

“二十年前”是从现在(故事中的现在)算到那个时候，“二十年后”是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。前者的起点是后者的终点，后者的起点是前者的终点。如果是同一个起点，那就相去四十年了。不是那个意思。

望前，往后

“苦就苦咧，再苦也过去咧！提那做啥？人总要顾望前走的日子。往后咱们会越来越好的。”（小说月报1981年11月，62页）

“望前”指将来，“往后”也指将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由于“望”和“往”不同？不，这个“往”字是去声，跟“望”是一个字，从前也有写做“望”的，现在都不那么写就是了。那末分别在哪里呢？在于“望前”是由空间方向引申为时间方向，跟“前途、前程、前景”一样，“前”指将来；而“往后”则是固有的时间方向，跟“后天、后年”一样，“后”指将来。

上身，下身

“〔这姑娘〕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身，下身穿一条短

裤，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。”（孙犁：白洋淀纪事64页）这里的“上身”指上衣，是从身体部位引申出来另一意义，紧接着的“下身”却是指身体部位的本义。（“下身”似无指衣服的引申义。）

笑，乐

“这一笑，倒把啁仙给笑乐了。”（浩然：送菜籽，《珍珠》121页）词典里边，“乐”字有一个义项是“笑”。上面引的这句话里边的“笑”和“乐”是一个意思呢，还是有所不同？反正这里是既不能把“笑”改做“乐”，也不能把“乐”改成“笑”，也不能倒个个儿。

立足点

“这地方，你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”

“这地方，你进来了就出不去了。”

说第一句话的人站在“这地方”的外边，说第二句话的人站在“这地方”的里边。立足点不同，使两句话的“言外之意”也有所不同。第一句话象是好心的警告，第二句话象是恶意的恫吓，至少是幸灾乐祸。

语 境

“他不会说话”可以或者用于婴儿，意思是他还没有获得说话的能力；或者用于哑巴，意思是他丧失了或者本来没有说话的能力；或者用于正常的人，意思是他说错了话，得罪了人，或者把事情闹僵了。这句话五个字，这种种分别是由哪个字产生的呢？“话”？“说”？

“会”？词典里是说“会”字有“有能力”和“擅长”两种意义，其实这也只是程度之差而已。即使承认这个差别，也只能使第三种情况区别于前两种情况，又是什么使前两种情况互相区别的呢？主要是语言环境，简称“语境”。这语境集中反映在“他”字上，这个“他”或者指一个小小孩儿，或者指一个聋哑人，或者指一个正常人。因此我们不妨说这个“他”字的语言学意义只有一个（第三人称代词），可是它的现实意义是多种多样的。

背景知识

“算了，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。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，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。”（徐怀中：西线轶事）

“脱了军装”好懂，意思是复员。“穿上了皮鞋”呢？那是指提干（把战士提上去当干部），因为战士一般只能穿胶鞋或布鞋，干部才能穿皮鞋。这就叫背景知识。很多话没有背景知识是不好懂的。需要非常专门的背景知识才能懂的话，就叫做“行话”。

编者赘语：读完《语义零拾》，得到很多启发。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此文的理解，建议大家再读读吕先生说过的下面这段话。

总之，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。有语言本身的意义，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；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，有字句显示的意义，有字句暗示的意义；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之中，有单字、单词的意义，有语法结构的意义。这种种情况从前人都知道，所以才有“言不尽意”，“意在言外”，“求之于字里行间”这些个话。

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？是不是可以说：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、神通广大的工具，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。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，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。语言的地面上是坎坷不平的，“过往行人，小心在意”。说话的人，尤其是写文章的人，要处处为听者和读者着想，竭力把话说清楚，不要等人家反复推敲。在听者和读者这方面呢，那就要用心体会，不望文生义，不断章取义，不以辞害意。归根到底，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，它的效率如何，多一半还是在于使用的人。（《语文常谈》66页）

说——

“风马牛”

吴小如

《左传》僖公四年记齐桓公“以诸侯之师侵蔡，蔡溃，遂伐楚”。楚武王因而派了使臣，代表他本人去质问齐桓公道：

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！何故？

“风马牛不相及”一语，数千年来众口相传，已经家喻户晓。但究竟怎样解释，还值得仔细斟酌。

这里有两个问题，一是“风”字在这里究应作何解释，二是“不相及”究指什么情况而言。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联系，弄清一个问题，另一个也容易解决了。

先从“风”字的训诂谈起。杜预注此句云：“牛马风逸，盖末界之微事，故以取喻。”孔颖达疏云：“服虔云‘风，放也。牝牡相诱谓之风。’《尚书》称‘马牛其风’，此言‘风马牛’。谓马牛风逸，牝牡相诱，盖是末界之微事。言此事不相及，故以取喻不相干也。”考《尚书·费誓》有云：

马牛其风，臣妾逋逃，勿敢越逐；祇复之，我商賁汝。

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：“僖四年《左传》云：‘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。’贾逵云：‘风，放也。牝牡相诱谓之风。’然则马牛风佚，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远去也。”从两段孔《疏》中可以知道，贾逵、服虔都是以“风”训“放”，并确指“牝牡相诱谓之风”的。杜注实兼采郑玄说。《史记·鲁世家》引《臧誓》（即《费誓》）“马牛其风”一语，《史记集解》引郑玄说：“风，走逸。”即杜注所本。于

是自孔颖达以下（包括宋人林尧叟及其他后儒），都把“放”和“走逸”两训合而为一。如孔所谓的“放佚”，即杜预所说的“风逸”。但这些注家同时却把“牝牡相诱谓之风”的解释同“放”的诂训分开，认为“马牛风佚”乃是“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远去也”。这一种讲法到清儒焦循的《左传补疏》中，就说得更为清楚：

循按：《费誓》“马牛其风”，郑注训“风”为“走逸”。《释名》：“风，放也，气放散也。”《诗·北山》“出入风议”；《笺》亦云：“风，犹放也。”是风为放逸之名。马牛各有羁縻，不越疆界，惟放纵走逸，则可越界而行。上言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”，并不连疆接境，虽放马牛，使之走逸，断不相及。言楚之马牛虽逸，不能入齐地；齐之马牛虽逸，不能入楚地：言其远也。故下云“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”。至因牝牡相诱而逸，此风之由耳。《吕氏春秋》：“乃合累牛、腾马，游牝于牧。”高诱注云：“皆将群游从牝于牧之野，风合之。”“风合”，当亦谓放之使合。杜以马牛风逸为末界微事，未得《传》意。（僖公）二十八年：“（晋）中军风于泽。”亦是马走逸于泽。杜言“因风而走”，亦未是。（卷二）

焦氏征引虽详博，解释却未必精确。刘寿曾于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（此书署刘文淇著，文淇是寿曾的祖父）中引焦说，然后加按语道：

焦驳杜说是也。其谓牛、马相诱由风，则与贾、服说不合。惠栋（按，指栋所著《春秋左传补注》）亦引《吕氏春秋》，解之云：“其说与贾侍中盖同，汉儒相传有是说也。《尚书》云：马牛其风。”按，惠说是也。《北魏书·崔敬邕传》：“除管州刺史，库英奚国有马百匹，因风入境，敬邕悉令送还。于是夷人感谢。”“因风入境”，犹言因放入境，正用贾、服说。《广雅·释言》亦云：“风，放也。”朱骏声云：“风读为放，声之转也。”杜注“马牛风逸”释为“因风而走”，其误与焦同。盖与“晋中军风于泽”同说。……

刘氏所引朱骏声说，见其所著《春秋左传识小录》。其解“风马牛”

为“因风而走”，虽沿襄僖公二十八年“晋中军风于泽”的杜注，实亦受宋人影响。如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卷三云：“牛走顺风，马走逆风。故楚子曰‘……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。’”俞文豹《吹剑三录》也说：“尝见父老云：牛马见风则走，牛喜顺风，马喜逆风。”似皆受杜注影响而发的逞臆之谈。至于僖公二十八年的《传》文是这样的：“城濮之战，晋中军风于泽，亡大旆之左旂。”这不过是说晋国的中军在大泽中遇到了风，把军旗丢失了而已；而杜预却在“风于泽”的下面注道：“牛马因风而走，皆失之。”日人竹添光鸿在《左氏会笺》卷七中驳杜注道：“《传》无‘牛马’二字，杜何以知失牛马？盖因‘风马牛’之语，妄造此说耳。”可见杜预真是添字解经的能手，难怪隋代的刘炫在《春秋规过》中即已对杜注进行驳难了（刘说见孔颖达《正义》引）。

照我的看法，贾、服之所谓“风，放也”，这个“放”并非“走逸”或“放散”的意思，而是一个专门术语。如用现代汉语来说，可能是指“发情”或“春情发动”一类的意思，其具体内容即为“牝牡相诱”，其义大约与“放肆”、“放浪”或“放荡”等词相近。关于这一点，惠、刘二氏也还不免含糊其词。倒是高诱在注《吕览·季春纪》时所说的“风合之”一语比较能说明问题。“风合之”并非如焦循所说的“放之使合”，而“风”本身就是“合”，就是“牝牡相诱”而合。所以洪亮吉的《春秋左传诂》卷七在引述《吕览》和高诱注之后，加上一句“风，合也”，还是比较妥当的。

至于“风马牛不相及”一语的具体解释，也是言人人殊。宋马永卿《懒真子》卷五有一则云：

楚子向齐师之言曰（下略），注云：“马牛之风佚，盖末界之微事，故以取喻。”然注意未甚明白。仆后以此事问元城先生（按，指刘安世），曰：“此极易解，乃丑诋之辞尔。齐楚相去南北如此远离，马牛之病风者，犹不相及，今汝人也，而辄入吾地，何也？”仆始悟其说，即《书》所谓“马牛其风”。注云：“马牛其有风佚。”（按，此注指《伪孔传》。）此两“风”字，同为一意。

清江水《群经补义》卷二云：

《费誓》：“马牛其风。”《左传》：“风马牛不相及。”

皆以牝牡相诱为风。楚人意谓：边境相近，则马牛牝牡相诱可相及，或有牝随牡、牡随牝而之彼之此者；若齐与楚绝远，虽风马牛亦不能相及。语意甚明。……

这些说法都是根据《费誓》来解释《左传》，认为“不相及”是两地相隔甚远，虽马牛牝牡相诱，亦无从越境。看上去似无疑义，其实还隔着一层。竹添光鸿在《左氏会笺》卷五中曾说：

或谓，此（按，指“风马牛”一语）言相去之远。夫既曰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”，言远极矣；何必待更言“风马牛”

而后始知其远哉！

《会笺》释“不相及”虽未必正确，但这一反问却很有力。因知“不相及”并非由地域相距之远而云然也。钱钟书先生在其早年所著《谈艺录》一书中，有一则论黄庭坚诗，曾谈到这个问题，我以为相当精辟。现抄录如下：

（黄庭坚）《戏答王定国题门两绝句》之二云：“花里雄蜂雌蛱蝶，同时本自不作双。”天社引李义山《柳枝词》云：“花房与蜜脾，蜂雄蛱蝶雌。同时不同类，那复更相思。”按斯意义山凡两用。《闺情》亦云：“红露花房白蜜脾，黄蜂紫蝶相参差。”窃谓盖汉人旧说。《左传》僖公四年：“风马牛不相及。”服虔注：“牝牡相诱谓之风。”《列女传》卷四《齐孤逐女传》：“夫牛鸣而马不应者，异类故也。”崔篆《易林》“大有之姤”云：“殊类异路，心不相慕。牝犊牡豕，鰥无室家。”又“革之蒙”曰：“殊类异路，必不相慕。牝牛牡豕，独无室家。”《论衡·奇怪篇》曰：“牝牡之会，皆见同类之物，精感欲动。若夫牡马见雌牛，雄雀见牝鸡，不与合者，异类故也。”……冯浩《玉溪生诗详注》于此诗未尝推究本源，……天社亦不能求其朔也。（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，第十一页。）

原来《费誓》的“马牛其风”和《左传》的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意义还不尽相同。《费誓》是说或牛或马，往往有牝牡相诱的情形；而男

女奴隶，也可能相偕同逃。而《左传》却是指牝马与牡牛，或牡马与牝牛，虽值发情，也互不相干。楚王之意，正是说两国地域相隔既远，而彼此又素无瓜葛，犹如牝马牡牛之互不相及（“风”本是动词，在这里作状词用，句谓“发情的马和牛是互不相干的”）。言外喻齐国的借题发挥，远侵楚境，是毫无道理的。刘安世所释虽去《传》意尚隔一间，但他却指出这是“丑诋之辞”，其领会文义已胜杜预、孔颖达不啻一筹了。

我以为，汉人如贾、服诸家对“马牛其风”、“风马牛”的“风”字的解释，确有实际语言根据，并非臆造。这从后世语言中亦可得到佐证。如我们常说的“风流”（如“风流儒雅”、“名士风流”）、“风情”（如《北山移文》所谓的“风情张日”）等词，本来都是正面的褒义辞，但后来却都派生出与男女情爱或男女作风有关的意义来，并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的味道。前者如《西厢记》所谓的“五百年风流孽冤”；后者如李煜《赠宫人庆奴》诗：“风情渐老见春羞。”柳永《雨霖铃》：“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”等等。至于“风骚”、“风韵”等词，原与男女情爱或作风毫无关涉，结果这些词的意义也被扯到形容男女情爱或作风方面来了。这显然由于“风”字的涵义与这一方面有所联系的缘故。到了宋代，还有“风怀”一词，如晏殊《类要》有“左右风怀”之说（见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引），清人朱彝尊还写过《风怀二百韵》的诗。所谓“风怀”，正指儿女情怀，则“风”的词义和用法更与古义相近。此外，古人每以“风”与“疯”字之义相通用，今人也还有“风男人”或“风女人”的说法。其实这并非指男人或女人神经错乱，而是指因性心理变态而行动放荡颠狂。我疑心这也与“风马牛”的“风”字词义有关，不得以文献无征遂尔遽加否定也。

（上接第13页）哥哥尚不能掌权，更年青的弟弟又能拥有多大的权力呢？

而且，文章最末还有一段总结性的话：“子义闻之曰：‘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恃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而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人臣乎？’”这“金玉之重”不就是对上文“重器”的具体释解吗？

释重器

谭家健

《战国策·赵策》“触龙说赵太后”中有一段话：

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。今媼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；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

在一个时期内，有人说，这个“重器”就是权力。一些报刊和教科书上也如此解释。其实，这是不确切的。

根据《佩文韵府》所收录，“重器”一词，在先秦典籍中曾多次出现。历代注家均释为宝器，亦即圭、璧、钟、鼎之类贵重物品。例如：

《左传》成公十四年：“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，尽置诸戚，而甚善晋大夫。”杜预注“重器”为“宝器”。

《国语·越语下》：“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，曰：‘请士女女于士，大夫女女于大夫，随之以国家之重器’。”韦昭注：“重器，宝器也。”

《国语·晋语九》：“先主为重器也，为国家之难也。盍姑无爱宝于诸侯乎？”韦昭注：“重器，圭、

璧、钟、鼎之属。”

《礼记·少仪》：“不疑在躬，不度民械，不愿于大家，不啻重器。”郑玄注：“重犹宝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重器，宝珍之物。”

《大戴礼记·少间》：“将行重器，先其轻者。”王聘珍解诂：“重器，谓圭、璋、钟、磬之属。”
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若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……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后去之，则犹可及止也。”赵岐注“重器”为“宝重之器”。焦循《孟子正义》引《战国策》中的乐毅《报燕王书》：“珠玉财宝，车甲珍器，尽收入燕，大吕陈于天英，故鼎反于历室”，

认为“重器即指历室之鼎也。”

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“入其国家边境，刈其禾稼，斩其树木，堕其城郭，湮其沟池，攘杀其牲牷，燔溃其祖庙，劲杀其万民，复其老弱，迁其重器。”孙诒让《墨子闲诂》引《孟子》赵岐注“重器”为“宝重之器”。

以上这些，清楚地说明，“重器”指的是具体的实物，不能解释为抽象的权力。

汉以后的著作中，有的仍然把“重器”作为“宝器”来使用，例如：

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“大钟鼎，美重器，华虫流饒，以相缪珍。”高诱注：“重器，大器，盖钟鼎也。”

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夫吴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。”

但是有时也出现了新的用法，例如：
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”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：“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。”

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“士者，国之重器，得士则重，失士则轻。”
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瞻传》：“瞻今已八岁，聪慧可爱，嫌其早成，恐不为重器耳。”

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：“天下重器，常恐不任，日复一日，安敢远期十年乎？”

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：“窃盗鼎司，倾复重器。”

《旧唐书·杨元琰传》：“琰生数岁未言，相者曰：语迟者神定，必为重器。”

这些新义，有的是比喻，有的是引申，和本意略有不同，但都不是指权力。

《战国策》中的“重器”，南宋鲍彪注作：“谓名位金玉”。明张居正批注：“重，宝也。”用的都是该词的本义，和“权力”的意思相距颇远。

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文章的历史背景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。因为这时候赵惠文王新卒，子孝成王立，年少，不能执政，由他的母亲赵太后掌权。长安君是孝成王的弟弟，太后最小的儿子。（下转第11页）